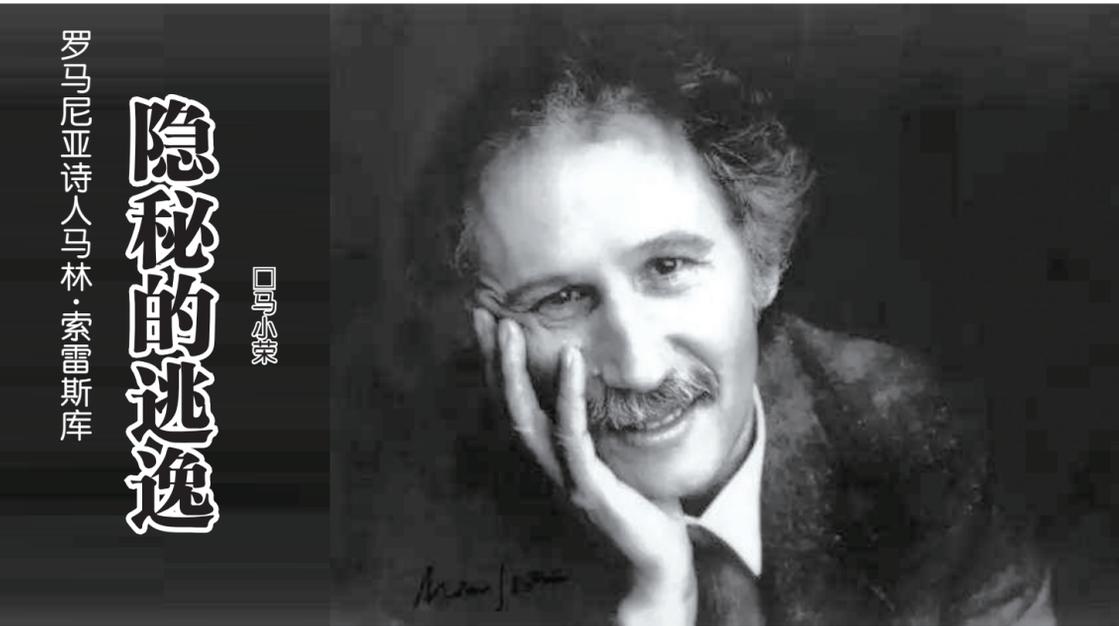


罗马尼亚诗人马林·索雷斯库

## 隐秘的逃逸

□马小翠



马林·索雷斯库(1936-1996)生于罗马尼亚多尔日县一个农民家庭。童年和少年在乡村度过。曾就读于雅西大学语言文学系。大学毕业后,长期从事编辑工作。1978年至1990年,任《枝丛》杂志主编。1994年至1995年,任罗马尼亚文化部长。1964年,出版第一部诗集《孤独的诗人》。之后又出版了《时钟之死》(1966)、《堂吉珂德青年时代》(1968)、《咳嗽》(1970)、《云》(1975)、《万能的灵魂》(1976)、《利里耶亦公墓》(3卷,1973-1977)等十几部诗集。诗歌外,还创作剧本、小说、评论和随笔。

马林·索雷斯库(Marin Sorescu)是20世纪罗马尼亚最为引人瞩目的诗人之一。他出生于1936年,生前先后出版了《孤独的诗人》《时钟之死》《堂吉珂德青年时代》《咳嗽》《云》《万能的灵魂》等多部诗集。他是那种在世时即已尽享诗荣的诗人。上世纪90年代前,他的诗歌在汉译场域仅现零星片段,相对大规模的译介,已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。他去世于1996年,当年作家出版社即推出了新加坡汉语诗人陈瑞献译本《索雷斯库诗选》。这是我们在汉语中首次集中可见数量如此之多的索雷斯库诗歌。但此译本存有两大缺憾:一是经由英语转译,而转译容易造成对诗艺的二度耗散;二是译者所使用的那种汉语,在表意方式上有种恍若隔世的陈旧,就阅读意向而言,它更具某种关于表达的历史文献性而非艺术可感性。

到目前为止,诗人索雷斯库真正意义上的汉译,事实上出自翻译家、诗人高兴之手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,当他从北外罗马尼亚语专业毕业,还是一位年仅20多岁的外国文学期刊编辑时,就已关注并陆续开始了对索雷斯库——也包括其他重要的罗马尼亚现代诗人和作家——的译介。2013年,其所译《水的空白:索雷斯库诗选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这是迄今我们所见索雷斯库诗歌最为完备的译本。译者扎实的外语功底、直接从诗人母语罗马尼亚语进行翻译,译者本人作为当代汉语诗人具有良好的汉语语感,这些都使得索雷斯库作品进入汉语时,能够在一种当下活态语言表达中复活、生成和延异。由此,高兴为我们敞开了逼近索雷斯库的种种可能。只是这部诗集中每首诗都未注明创作时间及地点——可能原版中本就缺失——这使得我们的阅读难以紧贴诗人每首诗赖以产生的那一刻、那一点。我们可以捕获的诗人作品以外的讯息,只是他简短的生平:1936年2月19日出生于罗马尼亚多尔日县的一个农民家庭;童年和少年在乡村度过,中学对诗歌产生兴趣;1955年至1960年,就读于雅西大学语言文学系,并正式开始诗歌写作;大学毕业后做过编辑,期间到过德国和美国短期学习和考察;1978年起,长期担任《枝丛》杂志主编;1994年至1995年,担任过罗马尼亚文化部部长;1996年12月6日,因癌症逝世。

似乎马林·索雷斯库平淡无奇地度过了其一生。然而,我们应注意的,作为一个诗人,表面看,他未曾遭际什么显著的外部创伤性事件。但聆听其诗歌之音响,却使人陡生如临深渊的战栗和擦身黑暗的惊悚。这就不得不将他置入他在自己祖国所处的某种情境来加以释读。

## 原地不动地逃逸

索雷斯库在当年罗马尼亚文学界饱受争议的一个事件是:1994年至1995年,罗马尼亚“剧变”后,他担任过文化部部长。对此,我们应该这样看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罗马尼亚政治最为黑暗的时期,这是罗马尼亚诗歌严重的断裂期,不少作家遭到监禁,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。那么,索雷斯库为何在如此残酷的“剧变”后选择从政,且恰是在他去世前的年月?按法国哲学家吉尔·德勒兹看法,离开、逃逸,都是在绘制线路,而逃逸也可以原地发生,可以出现在不动的旅行中。这就可通释索雷斯库诗歌的反叛特质同这一事件的关联。索雷斯库并没有选择时空上的逃离,而是原地不动地逃逸,这即是其面对当时的罗马尼亚政治现实所发明的武器。原地不动的逃逸并非放弃行动,而是以隐秘的方式炸裂一个管道,这种方式时刻生发在其诗歌创作中。然而,这般隐秘的反叛无疑使诗人身陷无法逃脱的炼狱,这是在深渊里望云,是用报纸切割静脉。他的许多诗作如《朋友们》中的“我们自杀吧,我对朋友们说”(文中所引索雷斯库诗歌均出自《水的空白:索雷斯库诗选》)、《命运》中的“艺术后,我忽然一举成名,以家禽研究者的身份”,《演员》中的“我们胡话连篇,或者长年沉默”以及《和词语在洞穴中》所诉

“如果有一天我将同/太阳一道彻底消失”等等,无不是悲怆与绝望的呐喊,这是隐秘逃逸者所遭受的彻骨炼狱。无论是“家禽研究者”“演员”还是“和词语在洞穴”,诗人索雷斯库都在一种“邪恶盟约”里,这盟约里所有机器都在布局绞杀,残存的面孔不再是诗人之面孔——诗人的面孔消失了,只剩下黑洞和白璧。

在索雷斯库的诗之呼吸里,亦能捕获“自然般”的窒息与绝望。他已将窒息与绝望化约至最为简单、自然的词语,如《直角尺》第一节:“数学上用的直角尺/越来越成为/一件文学工具”。索雷斯库仅用“直角尺”这一最为简单的意象构筑了对极左装置系统的挖苦与反叛,“直角尺”即是索雷斯库发明的隐秘武器,这正是其描绘的逃逸线路,他通过自在词语的“飞逸”发现系统管控之外的世界;又如《在生命看来……》第一节第一句“在生命看来,人类死后会继续保持/相同的习惯”,表面似乎在淡淡地描绘着人类重复的曲调,实则在反讽:人死后,极权、法西斯分子之流仍会继续。没有一个更好的时代,索雷斯库以最为自然、温和的诗调揭露了这一真相。

当然,除了自然、亲和之语词机制,他还以一种奇诡的反语机制生发着极致的反叛,这是索雷斯库的炼狱情境主义。居伊·德波曾发动“情境主义国际”反抗景观社会,这与其同时的法国哲学家吉尔·德勒兹和社会心理学家菲利克斯·瓜塔利的摧毁性战术如出一辙,本质上都是游牧、漂移、离散和解域化的战斗策略。索雷斯库以如此情境主义反抗极权这一景观,如《风景的危险》首节赫然所表“我们都曾见过风景:/风景的危险就在于它们/有太多的管子”,在这里,“风琴管”作为反语机制抨击极权装置,管道本是风琴的灵魂部件,在索雷斯库笔下却“反身”为极权统治压迫人的机器;再如《载》里的句子“而司机什么也没注意……要是他停的话,/我就能将这个老罪犯撵下车去,/他差不多清除了所有人/此刻恰好手握铁锹倚靠在我/我的背后”,其以“载”“铁锹”暗喻极权机器的爪牙,以“司机”暗喻极权统治者,由此,经由电车上这一拿铁锹的可爱老头同司机的“默契”反指其所处的生态与境遇,进行隐秘批判;又如《上课》一诗的首节“每当我老师向我提问,/我都会故意/将所有问题答反”,极致的反叛在词与词、句与句之间弹射。最具能动性反语机制则凸现于《笑病》《安逸》《美丽的细菌》《鉴于太阳……》等诗中,其以“笑”“安逸”“美丽”“太阳”等极致温美的词语反评当时政治的黑暗,由此“笑”“安逸”“美丽”“太阳”等在索雷斯库笔下成为了反抗暴政、极权的武器,这是真正的决裂,是在创造逃逸线和反叛的权力。而反语机制正是索雷斯库诗歌中的谵妄机制,变得谵妄就是在脱离“正轨”,那些极致温美的词语正是索雷斯库的谵妄词库。这一切,不仅是其不得不发明的情境主义,也是其身处炼狱的严重症候,到《衣裳》中的“你感到世界大扫除/疼痛般/切割着你”,症候已经延展到了静脉。

## 症候与斜视:另一个声部/化身

作为诗人,尤其作为一位罗马尼亚诗人,索雷斯库斜视而非凝视周遭的一切事物。在《紊乱》一诗中,索雷斯库如此斜视:“A看上去像O,/O像Z,‘这’像T,‘所有’像G”,对索雷斯库而言,紊乱即斜视,即隐秘逃逸、穿孔、脱轨、反叛、游牧;是居伊·德波“战枪”所指的景观社会;紊乱更是诗人索雷斯库的炼狱情境主义,每一层紊乱都是其隐秘的反抗路线,这是创作者所能捕获的反抗分子流。斯洛文尼亚前文化部部长斯拉沃热·齐泽克指出,如果对事物进行没有利害关系的、客观的观看,只能看到形体模糊的斑点;但透过特定角度进行“有利害关系”的斜目而视,进行被欲望支撑、渗透和“扭曲”的观看,事物才会呈现清晰可辨的形态。索雷斯库不可能像常人那样观看、凝视事物,他透过特定的角度怒目而视,直逼真相。

故而,索雷斯库发明了两种特定角度,在诗歌中也就呈现为两种“爆破”方式,其一是各种替他言说的事物;其二是介入诗歌的“另一个人”。

## 链接

## 感受黑海边的诗与远方

罗马尼亚,是黑海边上遗落下的一隅天堂。多瑙河的蓝,使他绚丽高雅,流淌着的,是天使赐予人间最动听的乐章;喀尔巴阡山的雄奇,使他坚毅璀璨,直指云霄的,是他不卑不亢高挺脊梁的勇;白蔷薇的花海,使他柔美典雅,鲜艳的红与苍凉的白相对比着的,是他热情又纯洁质朴的民族之魂。

2019年是中国与罗马尼亚建交70周年,继2016年以东欧16国身份担任主宾国后,罗马尼亚今年再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加第26届北京图书博览会(BIBF),主题为“罗马尼亚——一书之遥”。

图博会上,罗马尼亚主宾国展台总面积300平方米,20多家罗马尼亚出版、文化单位,及部分作家、艺术家代表参展。图博会现场举办了新书发布、中罗文化交流和版权签约等活动,有30名在罗马尼亚国内享誉文坛的作家、翻译家、诗人、编辑和出版人在现场与中国读者见面。罗马尼亚

出版社在图博会上发布了《龙的觉醒》《千禧年的边界:成就,向何处去?》等新书,并集中展示了《罗马尼亚史》《罗马尼亚艺术从起源到现在》《心灵的守护神》《神仙的轨道》等重点图书。此外,罗马尼亚文化部门在主宾国展台、罗马尼亚文化中心、中国油画院美术馆等地还举行20余场文学、艺术和商贸交流活动。

正如罗马尼亚文学翻译家高兴所说,对罗马尼亚这个东欧国度,“昔日的老电影,或许还能唤起一些似曾相识的亲昵感,文学领域则相对陌生。”除了早已跃入世界性文学视野之中的齐奥朗、马内阿、赫塔·米勒等,中国普通读者对于罗马尼亚作家的创作所知有限。通过图博会的主宾国活动,中国读者近距离感受了罗马尼亚文学艺术的别样风采。本报特刊发此文,以期对读者提供更为直观的感受罗马尼亚文学创作风貌的切入点。——编者

## 所有情感都潜藏于诗行内层

在诗集《水的空白》里,很多诗作本质上是索雷斯库内心深处的一道愿望。他渴望用石头掏出水里的空气,这水里的空气所指即当时罗马尼亚极左路线生产的暴力装置。水的空白就是自由,就是越过逃逸线的另一个世界,这里有无限生成的可能,亦是至为盈满的虚空之境。我们不难发现,索雷斯库极善将日常境遇中的空虚进行解域,那些闭锁在各种疆域、封闭线里的事物都蒙了一层空虚的雾霭,索雷斯库沿着其发明的解域化之线将这些事物“移民”了出来。故而,我们感受到的便是水的空白,便是索雷斯库的虚空世界。正如索雷斯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道:“我所指的这个文学世界是不容许任何僵化的……我的性格含蓄内向,所有的情感都潜藏于诗行的内层……只有首先燃烧自己,才能最终使别人燃烧。”可见,惟有探入索雷斯库诗行的内层,才能捕获极致的圣火。他在燃烧,以“静水流深”之势。

最典型的例子即《裸体泥疗》中的句子:“所有这些见鬼的此刻/都装扮成上等淤泥,/不管怎样,那些女人觉得很好,/开始用它们涂抹身子”。对索雷斯库而言,“裸体泥疗”便是一种空虚的“规范”,它加剧着空虚,其有两层含义:第一,身体的界域;第二,政治装置设铸的封闭线。诗人困兽般陷在这裸体泥疗里,心里只想着“自己的女人”。想象一下索雷斯库的情境与生态,便能明白其隐秘逃逸之不易。他在这泥疗的空虚网里,生发的是虚空之境,“想着自己的女人”就是僭越、反叛、解域,他深恶痛绝地批判周围那些裸体泥疗分子。故而,“自己的女人”在此诗中形成了一道充满强度的解域线,越过这道解域线,就是水的空白,就是虚空。再如《奇想》中:“每天晚上,/我都将邻居家的空椅/集中在一起……一连几个小时/给它们讲述/我的灵魂在白天/死得多么美丽”,极易使人跌入空虚的绝境、深渊,可是这“空椅责任”不断地继续着,这是索雷斯库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付诸实践的责任,真正的责任是背叛,是逃逸的权力,诗人惟有将这一责任隐秘于诗行。“我的灵魂在白天/死得多么美丽”正是索雷斯库的炼狱心声,而“空椅”即是对现实境遇的解域,是索雷斯库发明的又一个解域线路,他独自一人在这虚空之境野蛮地游牧、背叛。又如《其他维度》所诉:“没有时间的生活……仿佛离开了水,/期望着一场大洪水……借债在复仇,/世界在空空的日子,不太可能注入资金”,等待,等待一种早已开始的寻找;虚无,在无与伦比的空虚之间,伴着时间的被迫死亡,灵魂的账户上留下的是索雷斯库式的虚空、索雷斯库式的大地解域化之线;“鱼离开了水,期望着一场大洪水”指向的正是“水的空白”,这场大洪水的降临意味着石头要掏尽水里的空气;他在寻找另一种可能,他试图发明其他维度之自体。然而,惟有居于虚空之境才能拥有如此性状,否则迎接诗人的只有死亡。

相比其同时的诗人爱明内斯库,索雷斯库的诗缺少神秘主义气息,而更像自如游动的幽暗之火。细菌无所不在,无孔不入,即使在真空中,也依然可以运动。无疑,这是在罗马尼亚诗人马林·索雷斯库身上涌起的创造之浪。他在隐秘中反叛,又在隐秘中生成。

## 毒药

□马林·索雷斯库

青草、山峦、河流和天空  
纷纷走进我的血液,  
此刻,我正等待着它们  
药性发作。

由于青草,  
我觉得全身开始葱茏。

由于山峦,  
我的心充满了深渊  
和雾霭。

由于河流,  
我的双足磨圆了  
路上的每一颗石子,  
依然在打听大海的下落。

我感到  
自己仿佛变得蔚蓝,变得无边无际,  
眼睛和指尖上  
栖息着无数的星辰

(高兴译)